

至關中金甌之盛率土皆兵兵漸集至餉不足憂方大耳自古用兵惟將將爲兢兢遼有總兵人各爲軍不相統攝特拜經略以冠之乃晉魏之都督軍事唐之大元帥宋之都督制置安撫大使是也雄要莫尚焉僉薦舊遼撫楊鎬受節臨戎羣情屬望錢糧兵馬進止機宜悉以聽之卽秘謀長筭亟授幕府使其鎔裁任專則心一權重則意行告厥功有大賚不用命有顯罰構非常酬知遇是在鎬勉之然無米而炊空拳而搏也縱神乎技者篋以濟矣初議暫措軍資一百萬兩以爲目前需費俟大勦日兵倍而餉倍之除戶部外貸問寺貸水衡僅五十萬其半則丐于內帑我皇上始允十萬若有待焉久之以搜括不敷竟責度支矣內庫羸縮非臣下敢測以累朝豐裕皇上恭儉遽諉曰匱非臣下所敢信也

勅下戶部多方那借設處不得藉言內帑爲辭

欽奉

綸音司農議索南部賣米豆停快壯清虛冒帶徵
剩存遺費贖緩浮羨稅課漕折俵價屯鹽缺
俸班銀戶科議扣工食廣事例查覈藩轄創
冶鑄錢不遺涓滴纖毫臚列條款可謂罄智
殫思矣諸臣之抒畫策者如此

皇上自爲軍國計者何居催徵四出勞騷窒碍而
遠者踰年近者匝月燃眉之窘奚賴西江顛
危日蹙羽書迭至輸運遲滯經略未由展布
仰屋而歎部曲究且渙散枵腹以去耳屯膏
之澤有時而施望蜀之心豈能自己宮中府
中總皆富有之積外庾盡終及于內帑速給
緩急均亦浩蕩之恩旁求竭豈容于獨靳早
一日蘇遼人一日之塗炭多一分免遼地一
分之破殘宗廟所付托臣民所懇禱合遼生
齒起白骨而再肉係于

聖心一轉移間也我

皇上作古今真明聖主爲天下大慈悲父惻憫艱
難深維至計軍中馳奏暨讜言入告者留神

省覽最關緊急卽詢于輔弼立賜批答儻須看詳
申命於樞臣亟擬按覆慨沛內帑數十萬身
任督解之役朝兌發而夕就道不十日可抵
軍前宣揚

皇恩遍示將卒當感激歡呼勇氣百倍矣冒險阻
觸鋒鏑祥甘之如飴也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極陳太倉匱乏之由竭
攄軍餉急需之策仰祈

聖明權時通變酌盈濟虛以固封疆以奠治安事
臣自遼事阽危以來頓覺心膽俱裂籌畫罔
資凡臣搜括於庫藏督催於省直借奏於南
北部寺亦旣智盡能索不能逃

皇上洞觀矣今遼旣喪孤城又尅三堡彼如負嵎
之虎莫之敢撓我反爲遊釜之魚殊難自脫
東事之難支已見其形

神京之搖動須察其影則今日議餉非但爲援
遼也更有根本之深圖焉無奈設處雖有多
端緩急殊難猝辦臣又安得不仰天而疾呼

頰首而陳請蓋與其坐而待疲徒貽悔于將來孰若巽以行權且通融于今日臣自屢牘措處外再無方以點化惟是彼此輕重之衡敢悉計而徹聽聞今日之事臣姑權外庫之朽藏及一二折支而權爲那移可乎臣姑陳太倉之出入及物料之徵解而求

皇上軫念那移可乎夫太倉歲入僅三百八九十萬歲出邊餉三百八十一萬及一應庫局內外等用約四十萬實共四百二十餘萬則出浮于入矣遇有饑荒隨卽補措此出者必不容減而入者必不能盈故匱竭所從來也而况借支也而况題留也卽使外解刻期至猶慮不敷乃各省直所欠京邊自三十二三年起至今不下六百萬又極虧之數矣此太倉所以匱極而邊餉所以拖欠數多也臣且爲皇上括大旨而陳之

皇上必有洞然于此必有惻然于此者蓋太倉所入之數已定而不勝其縮誰能益之分毫况

缺而未必充也脫不意如山東之旱江西福建南直之水能保徵輸如期耶守臣之請蠲請賑真忍坐視耶此虞其縮于額之內者也然而未始不浮于出也太倉所出之數已定而不勝其盈誰能減之分毫况事又未可預度也脫不意如薊鎮宣鎮兵變如征播征寧夏備朝鮮之役能無車牛轉漕之費耶能力請之內帑耶此虞其溢于額之外者也然而又嗇於入也出者浮則源之索也安極入者嗇則流之窮也何繼臣方惴惴焉而更念遼之兵餉未有已也前疏搜括而外又不得不憂其卒而圖其始則有暫講那移之術以爲有備之圖耳 其一改折十庫物料查隆慶元年禮科給事中王治題甲字庫銀珠紅花光粉水銀等料將見該起解之數各照原定時估折徵銀兩解發濟邊又題丁字庫黃蠟顏料油漆并銅錫水牛皮角等項各照原定時估折徵銀兩解部濟邊凡以十庫之物用

之有限而供之無窮故惟權其盈蝕如此今查甲字庫實在銀珠等料共四百八十五萬六千四百六斤零丁字庫實在銅漆等料共二百七十萬六千一十二斤零其間名色頗多近年充積不貲歸之鼠壤者多矣曷若改折一年以後另徵本色庶幾百萬之金錢立可坐致而于庫用無損蓋以無用之積拆有用之銀兼以恤物力而補軍需也况此何等時何必坐蠹也 其一改折弓箭弦條查得

會典開載弓箭弦條軍衛有司俱有徵解而民運居多皆解工部轉收戊字庫嘉靖元年奏准浙江等省薊州等府歲額解部於軍器局內僱匠團造四年以後仍解本色三十年奏准南方通行折價分發附近山東山西河南等省真定等府委官如式造置今每年虛糜錢糧一萬餘兩而濫惡無當于用何如改折一二年仍充本色卽朽腐之資皆軍實之需也 其一議留各關折買錢鈔查得臨清

蕪湖荊州南北新關滄墅淮揚河西務等處
各收商稅錢鈔解天財庫等備百官及軍士
空名賞賜積屋充棟不計其數近來給官者
少矣每軍士給鈔數百貫計值不過數十文
隨手而易之九門錢戶鈔戶逐月交納亦隨
納而隨易各處鈔關通同倒換祇煩故事莫
可究結暫議折收銀兩解部俟事定之日照
舊徵收錢鈔更于常額無碍而芻粟有藉何
聽其中飽莫問也若崇文門所解寶和店銀
店之名近于市而解之數不過二萬餘何難
捐天府之粒米果萬軍之枵腹并謝其名于
貨取也 其一處織造以杜那借查得近來
御用日新婚禮日侈凡內外欽賞表裏袍色倍益
頻增蘇松兩浙之民杼軸其空于是正項繼
之加增加增而至于那借矣昔猶以事屬之
部借工部錢糧今則借稅契借條編借京邊
正項蘇松已借支本部三十餘萬兩浙江借
支二十九萬二千六百二十餘兩此皆積匱

所由來也夫法官之服自有定式臣不敢知
編派之賦自有常經該省直何爲缺額而借
支臣部合裁其加增禁其額外宣索凡所應
還臣部者責令補償仍嚴諭永不許那借斯
亦補偏救敝歲計有餘之一策也其他御馬
監勇士營馬匹糧草宜裁也供用庫買辦香
蠟折色宜濟邊也則皆科臣極慮之言臣亦
同此心也其他各衛軍丁占役包糧宜革也
錦衣衛月糧之增宜清也又皆諸臣欲言之
慮臣亦共此念也凡臣是疏所請不過以外
庫之贏餘濟外儲之不足而已此積之以待
用而未能盡用彼則懸罄以待炊而收其用
于呼吸者也又不過以後日之實徵爲今日
之權那而已此積之以不用而終歸無用彼
則枵腹以待飽而收其用於封疆者也况於
軍糈固有益也於庫藏無損况封疆固

皇上之封疆也于庫藏之出納孰重我

皇上守在四夷而以一隅竭天下之力使臣橫索

幾盡也固

聖智之所必慮也

皇上四海爲匣而以寸粒忽九邊之防使臣焦顏
莫解也固

聖慈之所必隱也今奴酋之氛亦孔熾矣初聞其
來則急及聞其去則緩聞其復來則又急不
知酋有去來而伏尸流血之慘豈容一日去
心全遼危在旦夕而令持節秉鉞之人操空
拳以搏枕戈環甲之旅捧饑腹以殉耶臣不
能以旣罄之瓶壘實以天來之物而消

皇上枝枯幹萎之憂臣又不能以升斗之熬煎當
于大冶之鑄而成

皇上內寧外攘之績故揣慮至此而臣色已枯矣
臣心已碎矣合於前後數十款臣已畢竭而
無餘矣卽咎臣以眚窳而補綻決壞臣不知
堅移之神力矣卽罪臣以柶鑿而隨形裁革
臣不知轡委之神馭矣是在我

皇上通重輕之權度本委之數商于禍福利害之

源究於一時萬世之紐慨然

批允立賜舉行寧直局促愚臣稍寘罪戾將三韓之墉壘仍藉壯麗而萬國之梯航無憂匱塞矣國家之安危實在此舉臣故冒昧仰瀆宸嚴不勝惶悚懇祈待命之至

○直隸巡按王象恒題爲憂患思防再摠一二末議以佐軍興事職竊見自遼事起內外震恐救焚拯溺日不假給無論四方調發卽一薊鎮言之撫道切纓冠之義協路罹池魚之災簡兵馬勤輓輸造盔甲置車輛造刀鎗火藥弓矢鉛鐵子督臣當關調發無一不灌輸于遼近經略又請照征倭之例抽選薊兵八千七百督臣增益之而家丁之外每營挑選力士力士之外各協又挑選烏銃手亦不遺餘力矣而兵餉未集募補未足舉朝旣憂遼又憂薊臣不敢多議以掣當事之肘亦不敢以危言分實事之益惟以事俾軍興敢直陳之盖有久逸而當使之思勞久安而當使之思

危者則京軍更番之制是也是舊例所已行
而後遂廢格者也夫京營三大營兵馬十萬
有奇又選鋒九千固國家歲費三百萬漕糧
養之者也重以馭輕義固宜然承平日久驕
惰日甚一遇有警恐不任受甲而班皂寄踪
剽掠時聞則偷閑之過也今諸臣日日簡練
旌旗頗生色矣查得大明會典萬曆二年議
准總協大臣防秋之時將三大營戰車之兵
調撥一枝就令本管將官統領赴薊鎮軍門
聽派相應處所屯駐遇有虜變與邊兵併力
截殺事竣撤回又嘉靖三十七年題准聽征
官軍三萬五千員名防秋三個月每員名行
糧每月四斗五升又嘉靖三十八年題准巡
視京營科道會同提督聽征等官將營軍揀
選精銳在十二團營者選作八陣以四陣爲
奇兵四陣爲正兵專防京城在東西二官廳
者分作十二枝六枝出征六枝休息更番節
力四十年題准京營春秋二防各選兵四枝

赴居庸防守每枝三千人馬兵三百步兵二千七百春防以正月十五日行三月終回營秋防以七月十五日行九月終回營每防參將佐擊各二員聽彼處總督巡撫節制夫自內而外更迭徃征其益有二耳習烽燧可以識虜情身親矢石可以練膽氣藉名稽發可以覈實數此雖不可多出不可遠出惟酌量徃日之數於秋防之時分發密鎮潮河川喜峰口古北口一二要害處防守三月一換路途密邇發則一二日可至而足力不疲儻都城有警撤則一二日可旋而徃來甚易且三月一換時非久也况薊鎮兵馬赴遼者精銳幾盡補額尚未有緒而秋高實爲可虞京營有此七八千似不加多而邊則有一人可省一人召募防一處卽免一處空虛譬之富家主人素養奴僕多人日食廩餼儻盜賊環攻則使之安坐于家乎抑出而扞禦于外乎若云恐有庚戌之變不知庚戌之變未嘗不自

潮河川古北口諸處來也明王守在四夷豈
曰區區一城之聚乎夫此言其近而小者也
仍有至大至要爲諸臣所已言而猶視爲泛
常者當此奴酋暫退當事諸臣不可不亟爲
着力則結虎墩兔憨抄花阿卜宰賽諸虜是
也夫我之兵力不及酋之百一人所知也我
日益添兵彼日益糾黨我所添者鳥飛魚散
草木皆驚之衆彼所糾者狼吞虎噬風雨不
避之儔彼謀果合我卽日日添兵猶以雪點
湯亦何益乎故千兵萬兵不如使西虜向順
于我千筭萬筭不如使西虜不歸于彼夫北
關爲奴酋所切恨宰賽則其親戚也恨者料
不爲彼用然我不可不更以堅其心戚者料
不爲我用然我不可不構以散其合至虎抄
卜煖諸酋日受我撫賞乃日爲彼糾合須大
爲招徠曲爲宣諭寬邊臣以文法假通事以
便宜能使其盡爲我用者上也可省我數萬
兵之力卽不惜數萬兵之餉以給之而且加

以封號卽不爲我用亦不爲彼用者次也可
省我數千兵之力卽不惜數千兵之餉以給
之而且厚以撫賞儻得犬羊回念鴟鴞懷音
遼事尚可爲矣且聞奴酋所用以攻城尅堡
皆遼之民人皆遼之器械彼方能用我之人
以攻我而我乃不能用彼之夷以禦彼卽此
已出酋下矣夫漢之計至行賂于單于闕氏
唐之亂至借兵于回紇蓋知中國人力不足
與虜爲敵故因而用之而柰何不以此爲第

一着也昔永樂九年建酋歸附

文皇帝卽設奴爾干都司以羈縻之然必分而爲
三又分其種二百六十誠以分則氣散合則
勢大耳今彼之兼併已盡諸夷獨有西虜尚
在觀望而我可不亟挽之亟收之乎嗚呼遼
事急矣一時暫伏必將大逞幸一日之無事
不啻一年真有如遠臣所揭者以氣數度之
必非晏然柰之何人心方切緯恤而
皇上漠然若不聞知夫胡馬生郊

肅皇帝時蓋亦有之然而當時何等明威何等法紀赫然濯靈臨朝召問以故文武將吏凜凜用命昆夷喙息而今何徒以冥冥決事耶皇上無謂重熙累洽必無是也唐玄宗之世海內太平桑麻遍野乃一祿山倡亂震動中原名城皆下哥舒翰擁五十萬衆於潼關猶爲失守至每夜令驛路燃一火炬號平安火宮中望以自慰及麾下告急始倉皇西幸夜半出延秋門嗚呼晚矣伏惟

皇上法

肅皇帝之所以得鑒唐玄宗之所以失召見臣工商確政事以爲整旅遏徂之計使秋防無恙更議大舉庶無與亂同事也

○南京山西道御史孫光裕題爲國患正憂叵測聖心豈宜解嚴伏乞

皇上發帑任人計必勦以保疆圉事我國家奠鼎神京三犁虜廷造茲寧宇二百年來降王納貢安若覆盂奴酋一小醜屬夷世受國恩一旦

稱兵犯順爲九邊嚆矢盪城破堡覆軍殺將
虔劉我人民以數萬計誠非常之敗衄未有
之戮辱也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舉朝非婦人
誰能坐視今酋雖退而狡謀不測志不在小
或張聲勢以嚇我或聲東擊西以牽我或更
番迭來以罷我或堅壁不至以衰我或乞和
以愚我或故爲小敗以驕我或委南人以餌
我或挑諸虜以分我最後則大舉以攻我度
其形情總不出此雖兵略不能爲女直而富
強猶可爲元昊奴酋一日不滅遼東一日不
得安枕遂成一尾閹漏卮國勢由此削弱萬
一天不悔禍忽然得志于我則遼東非國家
有也遼東震則薊鎮危而宣大隨之

神京能晏然寢處乎此誠肘腋之患腹心之憂
皇上宜何如憂勤盱食博採羣策以爲勦滅之計
乃遼警以來所僅見之施行者惟起一經略
一總兵三四廢將外未見一議之報聞一事
之轉動居然自以爲無患置若罔聞如所請

內帑五十萬猶存乎見少僅發十萬以爲搜括所致酸澁至此敵人聞之其有以量我也議者見空拳之不可赴闔無米之難於巧炊不得已而主守之說亦苦心甚矣竊以滅奴之策不過戰守兩端戰不離守必能守而後可以言戰守不離戰若不戰何以成其爲守合之其實並濟分之其名兩犄主于必勦則人懷敵愾之思士奮死綏之氣不能取捷于目前猶望收功於後日如以守而已究竟亦和之別名而已遼方膽落於新挫振之猶不能起策之猶恐不前而先授以守之題目將來不彌縫結局苟且弛擔者幾希二十年來惟不主戰而主款以養成今日之禍今日若不堅主勦之一策異日爲國家肩背患有不可勝言者宋人專主和議和之一字與宋相終始而宋遂以亡堂堂天朝猶是金甌之下其甘宋人我乎說者謂女直兵滿萬不可敵竊揣奴酋不然昔女直崛起草昧計不反

顧混同一渡勢不留行奴酋酣飽富貴之餘
乘撫順之勝不能乘勝長驅猶然反顧其巢
穴還是戀棧之馬而所居重城自固非逐水
草之本性猶虎豹之遊園囿雖猛可縛聞其
內城以居親丁外城以居踈族城外以居部
落降人猜忌驚毒非誠得人心者親弟而殺
之愛子而囚之父子兄弟宗黨之間人無固
志所親愛者披裘食肉而踈遠則不免饑寒
之恨第畏其威耳南關遺種仇怨入骨北關
亦圖一當以擬其後而遼人南人沒于虜者
未嘗無鄉關之思是奴酋亦自有間可入也
第恐與奴酋習者不能辦必取之志耳李氏
功名富貴起家遼左自一敗于李如松而精
銳盡再悞於李成梁之棄地而釁隙起人有
遺憾焉李如栢誠以此時雪兄之耻盖父之
愆不難捐家報國奮揚天討生擒奴酋還報
闕下豈不一門鼎盛功名隻千古無兩哉如栢
有心王室必能勉之經略楊鎬三入遼矣奴

酋之情僞微曖盡知之矣兵機之秘不可先傳闔外之事豈宜中制聽其防秋事竣圖上方略假之便宜優之歲月寬之文法必期滅酋而後已裴度告憲宗曰臣誓不與賊俱存賊滅則朝天有期否則歸闕無日誓志激烈卒有成功臣願鎬之爲裴晉公也岳武穆有言曰文臣不愛財武臣不惜死則天下太平矣今日之遼值極貧極困之秋而人心又當靡焉索焉之日必須武臣並不愛錢文臣亦不怕死而後遼事可爲也臣爲遼之文武諸臣願也自遼至撫順六百里而遙鞭長不及馬腹宜以撫臣仍駐遼陽完固根本而經略往來開寧間大兵重鎮以斷夷虜交通之路撫賞諸虜諭令各守舊款毋與奴合而我乃得專事于奴或用北關或連朝鮮或水兵渡海得其要領出其不意以興問罪之師此非得精兵六七萬費數百萬金錢不可

皇上內帑所儲窮天塞地卽東征西征裕然有餘

古之能用財滅虜以雪漫書之辱千古稱雄者漢武帝是也不能用財爲姚令言之一掠者唐德宗是也近奴酋以漫書聞輒敢自稱爲建國稱中國爲南朝幾同敵國豈皇上雄謨神武羞稱漢武而甘受其辱若此臣竊耻之謂宜赫然震怒大張撻伐滅此而後朝食而尚吝惜阿堵爲哉伏望

皇上速發四十萬以濟目前則三軍聞之不戰而氣自倍矣然餉之一事宜大爲料理或新創減奴事例如鬻爵惟有不司不宜餘自中書而下皆可贖罪惟大辟不宜餘自遣戍而下皆可其銀一歸之兵部專備遼用戶工二部暫讓毋爭以救燃眉之急他如開採織造羊羴潞紬黃金等項暫借折價二年他如內府之茶蠟鹽料硃漆麻膠皮張等物充物如山徒資朽蠹聽巡視衙門查其料有餘而用稍緩者暫出本色亦改折二年他如各稅監之銀毋解內府盡留充餉以免出納之吝方爭罷

稅而臣乃以借稅請者適見

勅下張燁催僨稅銀急于星火搜括無遺豈宜借此名以實囊橐正當爲權宜之濟耳奴酋不當中國一郡縣侈言富強我國家四海財賦精心講求多方稽覈亦何難具數百萬餉餉足則不患無精兵不患無謀臣不患無死士奴酋之頸可計日繫矣廷議先守而後勦原爲目前萬全慮第恐邊臣不察因之藉口巽悞觀望浸淫其說變而主和以至悞國則有石星之殷鑑在勿謂臣今日不言也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趙興邦等題爲遼勢方危援兵難緩乞

勅各鎮兵馬務選精銳依期赴援切同讐以紓聖懷事竊照奴賊匪茹大肆猖獗一入撫順沒我全軍再入開原尅我三堡經略楊鎬以遼左殘弱之軍不能當奴酋方張之勢請調各鎮兵馬不啻執熱之于濯也

皇上允兵部議復奉

明旨這議調各鎮兵馬及先發餉銀以充召補俱
依擬行兵部隨發新餉二十萬特差司官二
員齎解宣大山西延寧甘固一面催押各鎮
兵馬前來一面聽各鎮募新兵充補額數夫
遼左迫急勢不得不調兵各鎮各鎮空虛勢
不得不募兵充補調兵各鎮所以爲遼左計
者甚亟募兵充補所以爲各鎮計者又甚周
皇上計各鎮甚周則各鎮必不得以有事爲辭
皇上計遼左甚亟則各鎮又不當以時日少緩也

况今傳聞奴酋稍俟秋涼復圖大舉遼之安
危尚不可知厯

皇上東顧之憂無已時也如各鎮之援兵稽遲無
當于遼之緩急則又何異于無援職以爲各
鎮援遼之兵入遼之期宣大以七月初旬至
山西以七月中旬至延寧以八月初旬至甘
固以八月中旬至如耽延過期是爲違玩如
各鎮援兵不盡皆可用則又何異于無兵職
以爲各鎮援遼之兵入遼時又赴遼東巡按

御史點查中有一卒不銳一馬不強一器不利徒具虛名而無實用者是爲欺罔至若宣大山西三鎮所調兵不過一萬延寧甘固四鎮所調兵不過六千取數不多似亦易應況隨調隨補有救于遼左又無損于各鎮此非有便有不便也如其再執各有封疆之說復作舍已耘人之議或以新兵相雜或以半數相應者是爲支吾違玩也欺罔也支吾也有一於此各鎮督撫鎮道臣皆不忠於

皇上者也職得執白簡從事毫不假借仍乞我皇上再加嚴諭令各鎮諸臣勿襲故套致誤疆場以貽君父憂庶幾不失人臣之義已然職更有說焉宣大山西所調兵馬一萬分統者則原任山西總兵張萬邦原任遼東總兵馬林也延寧甘固所調兵馬六千總領者則原任總兵趙夢麟也夫張萬邦馬林趙夢麟所統領兵馬或以五千或以六千各赴經略聽其調度軍威自壯將權自崇職可無容議也獨

計劉綎柴國柱官秉忠等亦皆奉

旨出關以聽調遣今柴國柱至矣所帶家丁則僅二百聞劉綎官秉忠所帶家丁亦不過各五六百人曾不得比于中千遊守之數相率出關則其氣色先已黯淡安望其有吞胡之志而爲奏捷伐之凱乎職前曾以諸將出關無兵可統有兵寡將孤將多兵亂之慮卽今經略亦言東援諸將先後至者各求兵馬愈分愈薄職區區之愚似與經略偶合世未有無

兵而可以爲將者亦未有二三百五六百兵而可以爲大將者故大將出關既有成命雖其分兵太薄然終不得不分但使成大將之體隆大將之權勿爲軍士所輕夷虜所笑得展布四體以共圖成功是在經略處置得宜非職所能預設也職又據經略前疏謂真定六千已爲烏有夫此六千快壯當時保定撫臣靳于中以遼東事急募兵難應將原籍壯快暫議援遼義在急公爲計甚便今且檄下

州縣聚令赴援矣又聞于是月終旬督快壯起身出關有日矣惟是畿內承平日久快壯向不過供勾攝守城之用金革之事曾未之聞雖保定撫臣履任之初時行練習多方振刷終是脆弱不堪戰陣且保定總兵王宣所統援遼之兵四千餘督臣汪可受以單弱無用徒糜行糧止留二千五百揀退幾半快壯之無用猶甚于保定之援兵也與其至關揀退徒滋往返之勞不若先行酌處更免行糧

之費快壯工食每名歲該七八兩之間職以爲六千快壯之內留一半于各府州縣守城捕盜以衛地方折一半工食計三千快壯可折銀二萬餘兩解至遼東就近召募壯丁以資備禦遼東得精兵之用畿內無騷動之苦中外兩便斷斷可行該部急議咨行保定撫臣如快壯未發而蚤論止如其旣已起程亦卽速行撤回無滋煩費其應折銀兩限於七月解遼不得稽遲致悞軍機又據戶部議扣

在官人役工食十分之三以充遼陽六千快壯其工食皆在扣中既折一半爲遼東募兵之資前議應扣工食似乎此項人役應行發銀以蘇貧役此皆遼東兵餉所關亦便計之一端也故敢列以並聞

○南京河南道御史郭一鶚題爲忠謀盈廷采納宜速

聖武布昭奮發惟斷萬祈紀綱自肅狡囚必伐以雪羣忿以保永治事臣聞重陰悶結之後必有震霆以宣其滯骨節積轆之餘必有攻劄以蘇其鬱國事倥惚之甚必有一番震動以肅其威理固然也我

國家二百五十年來未有突被奴酋之虔劉橫遭狡夷之玩侮如今遼事之甚者也近抄傳酋諄書至南殊爲可愕可恨爲人臣者憾不犁其庭掃其穴食其肉而寢處其皮詎謂臣下所不堪者一經

聖覽能堪之乎夫天下非乏忠智之謀勇戰之士

也惟上恣所使之從遼左債事上自政府下
逮郎署旁及武弁其間嘔心謀國竭愚獻策
者不啻詳矣雖言人人異而酌取之有頗可
採者其間議餉議兵議勦議守者又不啻詳
矣雖見人人殊而參合之各有恰當者是在
皇上以虚心兼聽而以奮心獨斷蓋周祐是篤全
憑文王之一怒蔡功立就必唐憲之決行矧
今日之天下猶是物力全盛之天下也今日
之人心猶是愛戴聖朝之人心也今日當事

文武將吏猶是奮不顧身可策而前之將吏
也何物奴酋敢一旦藐中國而易視之顏行
故逆天誅難逋貽我大耻通國衆憤此正我
皇上一怒用斷以安天下之時也請得悉所宜斷
者言之以政本孤單日懇枚卜者則斷以言
路垂空急請候命者則斷以督撫駐關敷陳
諸石畫者則斷以經略既至且圖上方略者
則斷以建議募兵一惟北地宜者則斷以羣
議籌餉惟內帑多發者則斷以擅才品如熊

廷弼足當一面者則斷以熟遼事如劉國縉
允宜贊畫者則斷惟一斷可以服中外注望
之心可以奪奴酋狂逞之魄可以壯三軍敢
戰之氣可以洗

國家無端之耻譬之日月高懸而幽伏畢照矣
譬之霹靂必發而魍魎潛踪矣臣因感憤遼
事且慨今天下之紀綱幾頽敗盡也聞之先
儒曰天下之患不在邊境而在朝廷不在兵
食而在紀綱謂紀綱一肅而兵食乃裕邊境

自安耳臣無暇遠引卽以近事論安置罪宗
也可擅毆無辜之郎署潛避淨犯也可誣謗
執法之有司近藉

聖斷而暴行稍戢甚者以罪過叢積之郡佐被劾
常事耳至反噬撫臣而不恤以盜庫故逸之
犯吏爲類么麼耳妄訐州官而罔忌鹽徒可
駕巨艦而雄行狂寇可劫鄉紳而蜚遁姦弁
巧合于庾吏至侵冒多糧而肥已監犯潛通
于外寇至反獄幾處而相聞此豈盛世所宜

有卽有之豈宜頻于今日長此安窮將令持
斧大吏不得問一轄屬之員司庾部曹不敢
詰一武弁之姦豈成世法豈成事體是內治
之當振不後于外攘之當急此亦我

皇上一怒用斷以安天下之時也夫天下之生久
矣一治一亂原相循環而撥亂反治勢當早
計今忠謀畢效于廷矣可憂可懼者臣亦不
憚焦唇繼諸臣後言之矣伏祈一震奮而紀
綱霜肅一振揚而外內風清慎勿習屢倖之

微而忽茲深恤狃小喜之集而忘茲大恐蓋
安遼剝酋之長策要從議餉始必餉足而後
兵足兵足而後將任將任而後度時勢決進
止議事者姑勿遽擊人肘此必然之成筭也
不然以目前計之設餉不足三百萬兵不滿
六七萬起用諸將不練精卒不習技擊而輒
撻伐狂酋恐非制勝之深計籌邊之全策
也國耻欲雪則酋在必討國威欲振則餉在
必先伸威雪耻則紀綱在所必握是在

明天子加之意耳

○左軍都督府鎮遠侯顧大禮題爲時事可畏敬
攄微忱懇乞

聖明兢惕在念速勵乾綱以全遼左以保萬年

宗社事臣自聞警以來日夜惶惶祇緣勲庸未裔
愧無一籌以報稱徒髮上指然而漆室之女
尚且愛國矧臣世受國恩休戚與共葵曝之
忱敢不披瀝以瀆
聖聽臣思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當

二祖創業定鼎費幾許拮据綢繆以相傳至今一
民尺土悉當注念頃者奴酋侵尅我城堡豈
尺土之地殺我赤子豈一民之命此何等時
勢值民窮財盡更遭此干戈屠掠使賈誼復
生其痛哭流涕者當何如乃

皇上猶深居靜攝災異頻仍曾不聞有罪已之詔
封疆日促曾不聞有震怒之行偷安積弛釀
成纍卵今尚怡堂不悟夫遼東爲

神京左臂左臂業已傷殘腹心豈得寧謐所云養
其一指失其肩背者不其爲狼疾人乎臣揣
聖意不過謂向者若哮酋楊酋關白等俄報猖獗
俄報掃除區區奴酋亦何足慮或又謂向來
臣下專飾虛詞務爲誇毗卽邊情報傲以小
爲大出師以少爲多徒耗費錢糧冒功冒賞
所以今日緩視遼事而一切章奏留中不發
臣以爲奴酋之蓄謀也久立志也大其爲計
也許而狡非諸酋可比今日邊臣之所奏者

皆實也羣策畢陳亦有可行也

皇上非無離照之明特怠忽而不振耳臣竊恐以
皇上泄泄則臣下未有不泄泄者矣將

國家大事倚賴何人萬一根本動搖噬臍無及
宸斷亟宜奮而

廟算不可不固也泰交者國之治徵

世宗肅皇帝留心國事不時召諭曾未有堂陛隔
絕如今日者

皇上昔爲張差細事而召問今遼事何如危急反

不一行
召問目今根本之患不若一張差么麼耶臣願
皇上亟當時召輔部大臣面相商確已失之地何
以克復見在之地何以固守兵何以足餉何
以足計畫萬全務保無虞有此都俞氣象何
酋不滅則上下之交所宜亟也賞罰者國之
大權昔逮沐睿陳用賓于獄而武定遂平今
乃以喪師失城之大罪付于不理邊臣何由
盡瘁且馬棟等以怯敵而議死今繼翰以失

城而罷官是法最重于武而輕于文將帥何
由致命唐雷萬春以枵腹守空城面中六矢
而不動今天下寧乏此輩患在勸懲不立無
以激其忠勇耳母惑乎李永芳敢于背君而
竟爲奴酋效用統數萬之衆睥睨中原輒當
上書自稱曰汗今止懸賞千金而欲以擒之
賞旣不重誰肯捐軀若張承胤之死今皆賞
其忠自臣言之彼罵賊而寸鬻者真忠也承
胤素不習戰始聞寇至不勝張皇旣迫于維

翰而冥行被戮臺臣不曰李維翰以紅旗殺承胤乎是承胤之死非以報國實以辱國非死于忠實死維翰也特較之永芳彼善于此耳則今日必欲掃蕩妖氛賞功罰罪之條尤所當亟講也若夫守者國之常經能戰所以固守惟有兵有餉始可戰以守維能戰能守始可以征勦今兩月來議勦議戰而虜勢愈熾開鐵又且告危遼將不可守矣昔御史屠仲律言邊臣禦寇不善用兵之弊有九以今觀之不能制敵而反爲敵乘其弊何止于九也尚書張直言近日邊餉增至二百八十餘萬士馬豈盡皆實數芻餉豈盡皆實用以今觀之邊餉之增無有定時則其無實數無實用更有甚焉者矣母感乎一旦有事遂潰敗不可支也整理更新正在此際臣伏願

皇上亟爲惕勵念

祖宗創業艱難速求所以全保之道專責于輔臣樞臣計臣先固疆圉後議撻伐不獨山海重

地凡係口堡俱爲緊要亟令部臣行之各邊
選將練兵嚴謹斥堠防守不可少疎蓋奴酋
明欺中國之貧弱敢于狂逞兼有我人爲之
鄉導情形虛實已盡在虜腹中安知不由徑
而來乘虛而入秋高馬壯時正可憂此固守
最爲急務也臣又聞古者以夷狄攻夷狄如
唐代宗時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子儀單騎
往說回訖約擊吐蕃吐蕃聞之引兵遁去回
訖帥衆追之遂大破吐蕃今東西聯合其事

相同此策正可行也亟宜曉諭各邊酋長誘
以厚利有能擒奴酋者重其賞大其封仍以
建州屬其統轄有能擒永芳者亦厚懸封賞
而不吝德威所及孰敢有違不惟奴酋跳梁
可除而諸酋合謀逆志亦可潛消則遼可保
無患矣遼無患而社稷可永無憂矣至于關
禁法最嚴密張儒紳等借稱廠置買皮張將
欲何用是何年月日出關何衙門文憑而行
且擅帶夷書敢作姦細明係私通外夷法所

不赦守關踈虞亦可當究問也至于請帑之
疏束于高閣不思諸侯所保者惟在土地人
民政事况天子乎今日土地可棄也人民可
殺也政事可廢也而帑金必不可發臣恐無
餉則無兵無兵則無遼遼一失而天下未可
料也值此土崩瓦解之日卽傾儲而出夫復
何益

皇上早翻然省悟思此大寶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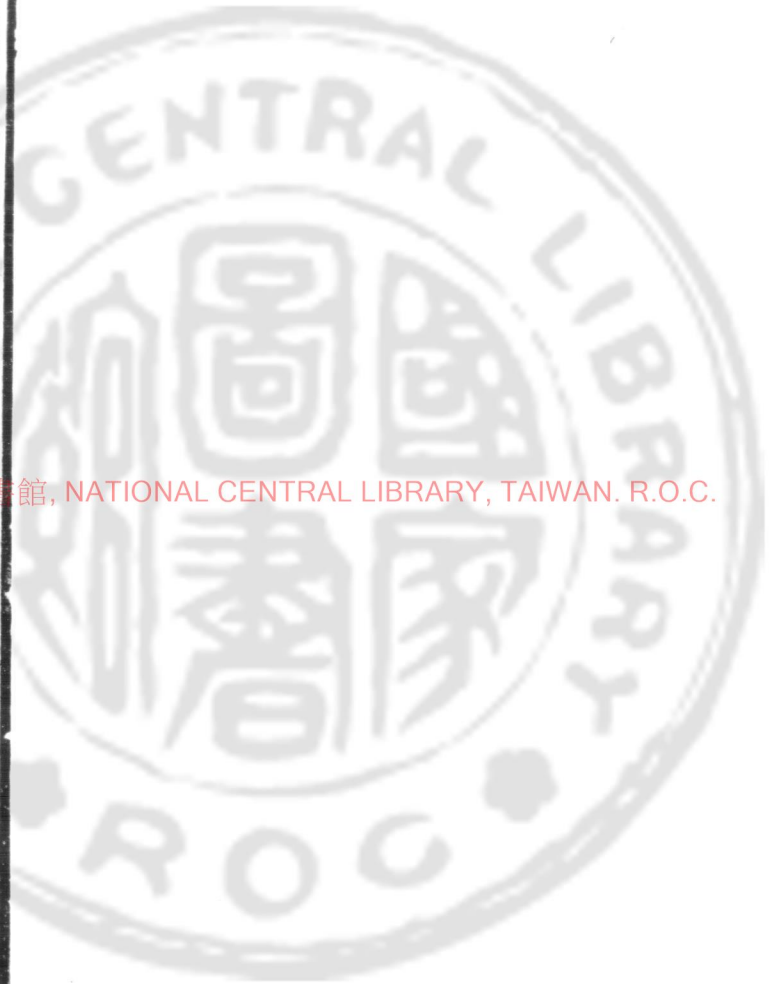
祖宗相傳不可等于朽蠹早定睿算嚴諭羣臣矢
心謀國共期安內攘外鼓舞將散人心挽回
將危國勢則金甌無缺天下安如盤石臣帶
礪之盟亦可幸無墜矣

籌遼碩畫卷之八終

籌
渣
碩
畫

十卷 九卷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籌遼碩畫卷之九

戊午孟秋

大都程開祐仲秩父輯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足餉惟艱用餉宜慎
仰祈

勅諭督餉新臣上體宵旰焦勞務持樽節以重軍
需事竊惟三韓告變以來

皇上睠焉東顧至廢七箸憂之且謂足餉方可足
兵一則曰上緊給發再則曰上緊那借三則
曰上緊措處此等

明綸不一而論

皇上蓋軫念三軍命脉誠重之矣乃自會議百萬數中纔得六十萬已而有南京五十萬之借有巡青二十萬之借有水衡阿寺百萬之借于羣議三百萬纔得二百三十萬臣等不知費如許爭駁如許瀆聞

皇上不知費如許

睿思如許批荅而後乃今得此也蓋湊辦若斯之難也且卽此湊辦者止會議六十萬到邊其

餘在南京尚不知到邊何日在水衡阿寺之百萬纔准四十萬先發尚不知發于何日而餘六十萬又稍後期蓋轉運若斯之難也奴酋狂逞業三月餘我于奴尚未一矢加遺而薊密永諸援兵已爲補過銀二十一萬六千兩零矣雲中上谷調兵已去銀十二萬買馬已去銀六萬矣延寧甘固四鎮調兵買馬已共去銀八萬矣山海關已議發銀六萬餘兩矣除已到邊者其用數尚無稽考外只據京

師中耳目覩記已費過銀五十三萬餘兩而
外之催僱搜括宵乎無聞費日益多來日益
少蓋接續若斯之難也遼餉較各鎮最薄家
丁頭目及選鋒與夜不收等尚一兩內外各
有差若軍士月饟不過四錢而止此奚以得
其死力乎臣謂今日宜酌新舊而輕重布之
原額實在官軍八萬二千三百四十一員名
是謂舊兵原額年例京運銀五十二萬五千
六百兩零民運銀一十四萬八千二百兩零

是謂舊餉新召募調遣與各將帶領家丁是
謂新兵新議三百萬數是謂新餉夫兵亦有
新補舊者如原額內喪亾于撫順等堡之役
則舊且化爲烏有而卽以召募補之此雖新
兵仍從舊論至于前日緊急時得無有新餉
未解或將原貯之舊餉借支舊餉無存或將
已到之新餉那用各須查補無容混淆總之
舊餉有馮如京爲政新餉有潘宗顏爲政自
當彼此明白不須臣贅大約舊兵主守新兵

主戰舊兵自支舊餉若新兵之餉諒自從優
夫寧夏播州事在遐邇若朝鮮不與遼隣乎
當日征倭酌定軍糧自可考鏡而造器懸賞
用間設疑聽經略督撫發縱主持者又在額
糧之外總以有限之物力填無定之漏卮盖
敷用若斯之難也夫餉既有此四難而儻不
設之以節後虞莫繼此雖當事所必無而臣
愚憂杞惟恐萬一支銷易盡有孤

天子宵旰之思何不趁今潘宗顏聞命方新

勅下戶兵二部相與商確一面移咨經略督撫併
舊餉司各以支用及補償數月纂造清冊以
俟宗顏之至嗣後則主持雖在經略而主納
實係宗顏夫宗顏之以督餉舉也爲其生長
塞外閑習邊情兵法天文多所暢曉原假督
餉名色俾之佐運籌而效一臂非專爲餉也
而餉則其本職也節之一字宗顏宜用廩廩
矣宗顏受事以後要將舊管新收開除實在
的數不時造冊每季終報部報科歲終奏繳

至凱旋事竣合前後總撒彙奏又不必言至
于宗顏之差雖有徂倭時葉惟新董漢儒已
事而在今日則爲創設衙門駐何地方心紅
紙劄人役等項作何處置糧料糴買應否仍
聽各道分任而宗顏但稽確數倉庫收支應
否移隸近邊郡佐而宗顏得資委用陸續募
調而來者作何畫一清稽而不至以紛沓淆
成額武弁遠攜而至者作何廉核逃故而不
至以虛名冒實廩卽錢糧一放一收雖係宗

顏專任而彼中掛號銷號屬何衙門稽查至
經略督撫二臣皆兵餉兼總恐亦應歲終咨
部銷算奏冊進繳此皆不可不蚤爲成議也
蓋臣見部臣萬有孚以買馬行其一人而買
馬若干匹彼中陸續買到寄頓何處牧養何
官沿途迺邇奔來管押何人料草何處譬如
初起各將安家行糧皆未之議臣目擊有孚
行未經當事奏白故宗顏行而欲定計于鮮
者如此謂宗顏旣以督餉爲名而餉之頭緒

歷禱帳目禁糾故不得不爲三致意耳抑臣
猶有說焉需餉者兵用兵者將而將將者本
兵也今本兵黃嘉善萬無可入朝之理此何
等時尚虛演故套稠疊

溫綸會須改推以慰霓望至于戎政一日攝樞一
日不得卸責實心實做諒戎政自不以代庖
誘者以將言之起杜松矣起劉綎矣起柴國
柱官秉忠矣起馬林趙夢麟張萬邦矣又用
朱萬良張聰矣又用王國棟由昌平赴遼矣

合李如栢李光榮輩桓桓赴赴賁相望于行
間但不知初到時各駐信地安在乎臣考朝
鮮之役領馬兵之將十五領步兵之將十四
領水兵之將十二然率多偏裨以下而大將
僅五六員今大將濟濟若是異時合兵則恐
各不相下各不相能分兵則恐勢渙而力微
反以衆盛成其單弱計經略督臣自布置有
法或者機事貴密臨時妙用有不得預洩其
謀而掣其肘也以兵言之初調薊保天津兵

矣調登之水兵南之陸兵矣已又調薊鎮九
標十三路兵及臺上南兵矣調宣大山西三
鎮延寧甘固四鎮兵矣已又議調川貴土兵
調浙江湖廣永順保靖二司土官雖不知曾
否行調而劉綎業有揭矣總合遼左召募計
當數萬而到者寥寥查征倭用兵至九萬八
千五百有奇而今何如者時已屆秋樞臣料
當再四劄催速赴以濟燃眉儻各邊鎮尚以
各守封疆爲詞或遲解或半解或以不堪者

抵解如頃者趙興邦一疏不可不據揭蚤覆
明告

聖明懸三褫以示重創則樞臣今日最急務矣臣
不知兵而因餉及兵蓋前日無餉則急餉今
日餉有次第又當急兵不者恐延捱日久將
已到之兵坐糜月廩故速催兵亦所以節省
餉也總惟

聖明及當事諸臣之留意而已矣他若三百萬之
議尚少七十萬容臣擬議另疏再聞

○遼東經略楊鎬題爲西虜大犯河東官軍堵截
出境謹據塘報奏聞並議市口緊要將官以
伐狡謀事臣會同總督薊遼汪可受查得奴
酋于四五月間多齎銀幣等物投送西北諸
虜或欲其助兵同犯以抗拒內地或欲其分
兵各犯以牽制內地而各虜有從者有不從
者其不從者則卜言顧諸部落其從者則乃
蠻與伯要兒諸部落而抄花部落又在從與
不從之間也故六月初九日乃蠻等兄弟入

犯大清先得款夷打刺漢入報預防斬其一
級而退又于十九日入犯大寧南及邊牆望
見兵馬知我有備而退回巢矣及二十一日
降夷額克兔等又報伯要等十個頭腦約抄
花共連兵二萬要犯搶廣寧大小黑山雙臺
一帶如不得便就搶河東一帶地方此時鎮
城無兵除保定總兵王宣帶丁兵數百出防
義州未回止有新到遊擊劉遇節適入廣寧
陞任遊擊丁碧適過廣寧共令挑其所帶兵

言通碑畫 卷之九
丁數百並麻岩家丁一百名設伏于黑山雙
臺一帶虜已露形知覺復從南轉東而窺遼
瀋降夷額指又報虜衆東向遼河糾聚瓢船
的確將犯遼瀋臣以令箭急傳河東總協各
將官去後二十四日果犯河東長勇堡至梨
木山矣去瀋陽蓋止三十里而總兵李如栢
向駐瀋陽備東夷遂得率見在官軍二千五
百餘名出與交鋒據報斬獲虜首一十三級
得獲虜馬三十三匹并盔甲夷器等件虜實

傷亾甚多又未及開營掠搶一人一畜虜之
初意詎止如此乎特我又失一坐營官雖以
身體肥大墜馬而亾而我亦非有利無害已
除得獲功級傷亾士馬聽巡按御史另行查
勘坐營官聽兵部卽行選補外乃伐謀伐交
兵家所貴奴酋不惜多金厚幣予虜以圖我
而我于市口所惜者寧幾以不收未款之虜
于此時而甘坐受其牽制乎但威不可損惠
不欲褻就裏陰陽操縱全在駕馭得人耳查

得鎮靜關市口正各大虜領賞之處往年除
守備外尚有一官專管撫賞講處夷情一以
委之近自遊擊郭濟川蒙議後遂不復設所
謂因噎而廢食者又查得管鎮武堡遊擊事
王牧民在關三年最知虜之情狀且得虜之
懽心每曰馬法可轉別地何苦常在此間我
每不好作歹等語及其陞任臨行又皆盒酒
人送查其任內月日虜亦不曾犯搶則王牧
民之能撫馭虜情可知已及查正安堡額設

遊擊一員鎮靜關正其所屬相距又止三十
里而近合無將管正安堡遊擊麻承宗與鎮
武堡遊擊王牧民互相更調不數日各領事
任使牧民得兼撫虜使諸虜得見舊官庶已
款者可堅其款未款者同就于款西虜既款
則東夷勢孤我不勞于牽制自可專于撻伐
矣再照臣等累疏請救援皆非虛事張皇遠
水近火竟難如望更須樞臣勿憚嚴檄早行
徵發并速調川兵刻期出關專以備劉綎之

用庶不再誤事機而近見講論東事者日繁
有徒集思廣益誰曰不然顧大半模寫喪敗
之形不無虧損國體而于處置機宜或言之
未必中或洩之又太輕皆兵家之所忌也况
奴酋專用內地之人窺覘內地虛實緩急且
並邸報言前後喪敗之形者相爲傳笑言兵
餉匱乏之實者相與樂談言如何攻剿之策
者預爲飭備是可視爲無所關繫而不爲之
禁制乎統乞

聖明下部覆議行臣等施行

○兵科給事中吳亮嗣題爲東虜西虜交訐開鐵
深爲可慮懇乞

聖明深惟邊計以固金湯事前者建夷反叛戕我
王師海內望

陛下之赫怒亦已久矣今者西虜又肆虐劉可憐
禦虜之熊羆翻爲無定之白骨將帥若此士
卒何言不知

陛下得報之日曾爲此傷心墮淚否也昔甘泉有